

浚
嶸／著

指挥长

作家出版社



浚
嶠
／
著

指挥长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指挥长 / 浚嵘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63-6554-3

I. ①指… II. ①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3689 号

指挥长

作 者: 浚 嵘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54-3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越野车奔驰在青山怀抱、绿水环绕的山野公路上。

“成主任。”青朗无比感激地说，“今天，柳溪乡小学终于奠基了，一年后，七八百山里娃就能搬出破旧校舍，有一个安安稳稳读书的地方了。”

青朗说着就从后排座位上站了起来，当他双手合抱，头顶天窗，向坐在前排的成主任表达深深谢意时，一个跟头翻过了前排靠背，四仰八叉，双脚蹬在了挡风玻璃上。吓得司机小尚猛踩一脚急刹车，小车哧地一声仍向前冲去。

成主任顿感不妙，一边喊小尚赶快停车，一边用力去扶青朗。

小车停住了，却又腾、腾、腾地跳跃了起来。

成主任几次用力去扶青朗，不仅未抱住青朗，还被汽车疯狂颠簸得晕头转向，也摔倒在青朗身上。

驾驶员小尚死死抓住方向盘，生怕汽车簸下公路去。

汽车还未停止颠簸，河谷两岸的群山咆哮了起来，巨石挣脱了山体，碾压着树木疯狂吼叫着奔下山来，肆虐之处，只见腾起团团

浓雾，发出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鸣。

“完了——”小尚大吼一声，紧紧地闭上了眼睛，脑子里只见一块房大岩石向车飞来。“砰”的一声巨响，岩石砸在距离小车前一米左右的公路上，小车随之弹了起来，滑向了路边……

成民主任永远都不会忘记“五一二”大地震的惨烈：山河改变、房屋坍塌、人畜伤亡、交通瘫痪、信息中断……到处是狼藉一片，废墟绵延。更为悲惨的是学校，是江海省对口帮扶项目刚刚奠基的柳溪小学。几百个鲜活生命，在一刹那，在成民和青朗还没有回过神来的那一刹那，在青朗书记日夜都想改变学校旧貌的梦里，掩埋在了孩子们朝夕相处、上课、做操、睡觉的校舍里。

青朗还清楚记得，他和成主任狼狈地从车窗里爬出来的情景：

第一反应：地震！

第一判断：柳溪小学糟了！

第一行动：速返柳溪小学！

他们俩谁也回忆不起来是咋返回了柳溪小学。当时，扭成了麻花的公路横七竖八裂缝无数，道道裂缝黑森森的，像张着大口的猛兽，随时都有可能吞下小车，吃掉路人。滚落的岩石、劈断的树木散落其间。不要说开车，就是步行也万般艰难。后来，小尚说他们只用了五十分钟就赶了二十里路。沿路余震不断，飞沙走石，他们顾不了那么多，就是一个劲地往前冲、往前冲，越快越好。

他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几幢砖木混合结构的校舍楼都垮塌了，四周围满了人，哭的哭，吼的吼，有的在呼唤孩子名字，有的在掀砖头，有的在东奔西跑，现场一片混乱。

“快！快！抢救生命——”青朗书记声嘶力竭地吼着。

“一切都晚了。”成民饱含着泪花，焦急地搬着砖头，悲怆而气愤地自语道，“要是早一年动工，哪有这回事！”成民说着说着一

下激动了起来，“他妈的，建个学校审批项目搞了一年多，他妈的，什么审批制度，他妈的瞎折腾什么！死了人了，谁管？谁承担责任？”

深夜，成民躺在帐篷里的木板上，辗转反侧，睡卧不安。当初请缨参加援建的雄心壮志，在面对当下困境时，深感举步维艰，不知从何做起。作为江海省援建山川县的堂堂指挥长，他有些犯难了。他原本是赶到山川县举行柳溪小学校舍开工奠基仪式后，就要去中央党校学习，却遇上了地震，他毫不犹豫地全身心投入了抗震救灾的战斗中，一干就是三天三夜没合眼。电信通了后，他立即主动请战，继续参加抗震救灾。

抗震救灾第一个战役基本完成后，中央作出了三年恢复重建灾区，对口援建的伟大决定。江海省援建山川县，成民听到消息后，又坐不住了，庚即给省委、省政府发出了一份请战书：

省委、省政府：

中央作出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决定，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我省援建极重灾区山川县，这是中央对我们江海省的信任和重托。我是江海省的一名普通干部，援建山川，人人有责。我熟悉山川县，我请求参加援建大军，誓把山川建设好。

申请人 成民

二〇〇八年六月六日

成民发出请战书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来电，招他速回，不得拖延。不说理由，也不讲原因。成民有些纳闷了，但又不能违抗命令，带着一颗忐忑的心速返江海省城。

成民刚走出滨江机场，手机响了。又是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询问他到什么地方了，当他说刚下飞机时，电话里就急切地要他马上去省委书记办公室。他没来得及问什么事，电话就挂上了。成民心里打鼓了，他坐上车后，叫司机直开省委大院。

汽车一到省委大门口，就见省委齐秘书长已在恭候。他还没反应过来，齐秘书长打开了车门，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

成民激动地从车门里钻了出来，头发乱蓬蓬的，脸色黝黑，皱巴巴的衣服紧紧地裹在身上，脚穿一双军用胶鞋。

齐秘书长欢迎的笑容收敛了起来，口里喃喃的，一时说不上词来。双眼顿时闪着泪花，两手一把抓住了成民那双像刚从泥土里挖出来的老姜般的大手，一下又把成民紧紧地拥抱着说：“成民，辛苦你了！”

成民眼含泪花，急切切地说：“山川灾难太大了，山川县太需要我们了……”

“好了，好了。童书记还等着你呢。”

成民离开山川县第二天，余震又一次把唯一进县城的通道堵上了。青朗第三次匆忙赶赴老虎嘴现场指挥抢险排堵。几百辆运输救灾物资的汽车堵在盘山路上已一天一夜了，给司机们分发的面包、矿泉水又快完了。他心急如焚，四处张望着询问交通局长哪儿去了，当听有人说何局长在开挖掘机时，他的火气一下上来了：他怎么不指挥呢？马上把他叫下来！连去了两个人都没把何局长叫过来。他火气更大了，气得额头上的青筋凸了出来。他大声嚷道：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再不下来，就把职务给他免了。说着就向挖掘机跑去。

“太危险了，不能去！”办公室主任张久国急了，便跟了上去。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挖掘机怎么开到那么危险的地方？”青

朗爬了不到五十米，爬不动了——不敢再走了，也无法前行了，上面是松动的滑坡体，下面是不见底的悬崖。这个何通达太不像话了，没有一点安全意识，出了人命，咋办?!一想到安全，他紧张了起来，站起身来大声喊道：

“何通达——下来——”

声音消失在机器的轰鸣声中。

“何局长——下来——”办公室主任张久国也喊着。

何通达转动挖掘机长臂时，发现有人在喊他，定睛一看，是青书记。急了，大声喊道：

“青书记——快退回去——太危险了——”

青书记也大声喊道：

“快下来——太危险了——”

两人都处在十分危险的地方，都大声喊着，谁也不听谁的。

这可气坏了青朗：“这个何通达太犟了，非给他处分不可，没有安全意识，不好好组织现场抢险，现场一片混乱。”

张久国深知青书记的脾气，向来说一不二。张久国把青书记送到安全地方后，迅速绕道去了挖掘机处，生拉活扯地把何通达弄到了青书记身边。

何通达如同从地狱里爬出来似的，肿胀的两个眼睛裂开一条缝，嘴唇开裂了，焦黑焦黑的，像一块焦锅巴贴在了上面。

青朗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你以为弄成这个样子就是英雄？你以为亲自开挖掘机就是带头？你以为把挖掘机开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能干？你知道你职责是什么？是指挥员，是指挥你的队伍，干！干！干！你去开机器，不坚守岗位是失职，懂吗？你要写检讨，还要处分你。青朗不问青红皂白，对着何通达就是一顿批。

何通达已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青书记的话就像挖掘机的轰鸣声在脑子里响了一遍之后，反应又木讷了。

少顷，何通达从贴焦锅巴的嘴缝里挤出一句话来：“青书记，我回工地上去了。”何通达说完转身就走了。

青书记看着离去的何通达，没有了语言，只见硕大的两颗泪珠随着何通达的背影一同消失在了灰尘满天的工地里。

“马上给市指挥部打报告，请求支援挖掘机六台、装载机十台、推土机十台、大型翻斗车八台，每台机器都务必配驾驶员，驾驶员一个都不能少。记住！马上报告，十万火急，一定要抢通、保通生命线！”青书记向办公室主任张久国命令道。

第二章

成民从省委童书记办公室走出来，一脸沉重，心事重重。他没想到，省委不但同意他参加支援山川县灾后重建，省委、省政府还决定任命他为对口援建山川县的总指挥长。

成民万万没想到蜀北市委奉甘泉书记和山川县青朗书记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请求派他对口援建山川县。

成民想到这里，感到压力更大了：省委、省政府寄予厚望，灾区人民急切期盼，自己能挑起这副重担吗？成民有些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又为自己当时在山川县写请战书的莽撞感到后悔。虽然自己历经风雨，闯过了无数次天灾人祸，可从未见过“五一二”如此悲惨的大地震、大灾难，尽管童书记说省委、省政府是坚强后盾，他自己是后勤部长，可一想到山川县那一片废墟、一片苍凉，成民就感到无所适从和茫然。

“成民啊，还在想心事？”

成民不知道童书记也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不知所措地回应道：“嗯，嗯，没有……”

“还在想任务艰巨、担子重、压力大，是吗？”

“嗯，不……”

“这不是你的风格，非常时期，更希望你拿出当年在东海市当市长指挥抗洪抢险的勇气、胆识和魄力。”

“童书记，援建山川县是我的请求，只是做总指挥长尤感力不从心，但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决定，我自然坚决服从。”

“成民啊，组织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因为你干过的每一个岗位证明了你能同样完成艰巨而光荣的援建任务。”

“请童书记放心，建不好山川，我决不回家！”

“好，好。”童书记拍了一下成民的肩膀，像父辈一样关切地说：“今晚回家去，好好洗洗澡，睡个好觉。”童书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你看你这身打扮咋见你老婆呢？齐秘书长，你把小成带到省委招待所去，打扫打扫好卫生了再回去。还有件事：今天你儿子高考也结束了，你这个父亲，唉……”童书记话还未说完又停顿了下来，挥了挥手：“快回去吧，快回去吧。”他想让成民赶紧回去，用力握了一下成民的手，转身向办公室走去。

青朗操劳得精神都要崩溃了，整天神经高度紧张，每天长达二十个小时以上劳累已经连续二十来天了。在从来未遇到的大灾难面前，只有先拼身体，再拼命，除此别无选择，谁当这个书记都得这样干。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他多想成民早一天回来！单靠本县力量恢复重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说三年完成，就是十个三年也难以恢复啊。不到一分钟的地震，把山川县几十年发展的经济基础全部摧毁了，而且还摧毁了所有的建筑，尤其是十万户农房。据不完全统计，损失六百多亿元。这对于一个年财政收入才三四千万，靠吃补贴的县来说，简直比灭顶之灾还要灭顶之灾。青朗盼成民回来，就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啊。

成民已回家三天了，也不见音讯。走时说好了，很快就回来。唉，咋能催人家呢，前段时间抗震抢险中，人家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青朗又想起了一直挥之不去的那个夜晚。

在柳溪小学抢险时，县城告急。杜时健县长派通信员送来亲笔纸条：

青书记：

县城房屋垮塌惨不忍睹，排险救人十万火急，请求速回县城。

杜时健亲笔

五月十二日十五时

青朗看了纸条后，递给了成民说：“怎么办？”

成民没有半点犹豫地说：“我回县城吧。”

青朗知道成民是搞建筑的，便对成主任说：“我给镇上同志交代一下后我们还是一起赶回县城吧。”

返回县城的时间已是晚上近八点，天已黑了。没有晚饭吃，也没有水喝，加之一下午的奔命、恐惧、救人、紧张、炎热、流汗、流泪、吼叫……人一下子变得衰弱不堪了，浑身稀软，四肢打颤。尽管路程只有二十里，却要步行，还要翻山越岭。

按说这个时候应有上弦的弯月和闪亮的繁星，今夜却变了天，走了不到半小时已是漆黑无比，伸手不见五指。

他们四人手牵手，驾驶员在前，通信员在后，成民、青朗在中间，摸爬前行。当走到土门垭时，遇上了强烈余震。大地在抖，人也在抖，抖松的岩石哗啦啦地往下滚，就像朝着他们四人滚来。青朗下意识地牵了一下成民的手：快往岩里边靠。成民一脚踩虚，但没有靠近岩里，反而向岩边滑去。快，成主任滑倒了。青朗死死

抓住成主任的手。快！快！小尚、通信员，赶快，赶快！我坚持不住了！两个年轻人反应真快，同时抓住了成主任的手，一起用力硬是把成主任拉了上来。

好悬呀！把成主任拉上岩边的一瞬间，山上的岩石像口袋里倒核桃似的，哗啦啦地从头顶飞过，腾起一团团灰尘直往鼻口里钻。

想到这里，青朗倒有些不踏实了。当时，成民走得那么匆忙，又说得那么好听，难道是缓兵之计？青朗有些急躁和按捺不住了。就在青朗有火无处冒时，办公室张主任来到了他面前请示道：又来了一批客人，见还是不见？

“不见！见什么？我又没有三头六臂！”连日的奔命，使青朗的精神承受力到了极限，压抑的情绪一下释放了出来，“每天都有上百批次成百上千客人，上到中央部委，下到志愿者，怠慢一步，都是我不重视，没有感激感恩之情，把八方支援、慰问当儿戏。你张主任是怎么搞的？怎么统筹安排的？那么多常委、县长、主任、主席，就盯着我不放，你是要逼死我吗？今天不见客人了，一个都不见！”青朗有些气愤。

办公室主任自然是领导的出气筒。张主任深谙其道，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苦笑着走到青书记身边说，这批客人太重要了，不见问题就出大了。

张主任话音刚落，只见几位穿着迷彩服威武雄壮的军人走进了临时指挥部的帐篷里，其中一位上前一步敬着军礼说：某部队某团长特此向青指挥长报到，请下达命令吧！

青朗毫无准备地有些尴尬地站了起来：好，好，好，欢迎，欢迎，快坐，快坐，辛苦你们了！青朗边说边上前与部队首长一一握手，又直杠杠地询问张主任怎么搞的，部队首长来了，没有一点信息。青朗一连串的言行虽掩盖了自己一时尴尬，但心里却很不是个

滋味。

当他与部队首长谈话，得知老虎嘴抢通了，按照他的指示，做到两个“确保”：确保抢通、确保畅通，还部署了一个机械化营在老虎嘴，他开始有些自惭形秽，面带愧色。他恨死了自己这个坏脾气。

原来市指挥部得到他的支援请求后，迅速请示省委，某部队十万火急地连夜奔赴老虎嘴，经过六个小时紧张战斗，抢通了进县城的生命线。

江海省城整洁而美丽。成民坐在回家路上的小车里，突然想起给妻子思贤打个电话。他匆匆从衣兜里取出手机，手机是关着的，原来去省委童书记办公室前关闭了，他打开手机电源，耐心等待着正常使用。屏幕上首先显示了三条信息，按下信息键，一条是天气预报，一条是垃圾短信，一条是思贤发的，仔细一看是：“民，今天是你去灾区的第二十三天了，身体还好吗？要多多保重，别忘了吃降压药。天天想你的思贤。另：今天，儿子高考结束了，让我们为儿子祈祷吧！”成民看完信息，眼眶湿润了，妻子每天下午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发信息，尽管天天内容大体相同，主要是问候、关心他身体，提醒吃降压药，那却是夫妻之间的真感情，更是做妻子的责任和对丈夫深深的爱。成民之所以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独生子优秀，就是找了个好媳妇。俗话说，男人怕走错行，女人怕嫁错郎。实际上男人也怕找错了媳妇，遇上一个不理解丈夫、小气狭隘的媳妇，要干成事业，可就难上难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性，成民就属于这一类成功的男人。

成民继续翻阅着妻子思贤给他发送的二十多条信息，就像翻阅办公桌上的台历和日志，那简直就是一篇篇精美的抒情诗和小散文。成民看得泪花闪烁，又感到惭愧和内疚，深感愧对了妻子，二

十多天里只给妻子回复了六条信息，还有三条只有一个“好”字，连标点符号也没打。这些思贤都理解他，没有埋怨，仍坚持每天发送信息，安慰、鼓励和支持着他。

对于儿子，成民却有点遗憾了。儿子高考时，自己没在身边，没打一个电话，没发一条信息，没有一句鼓励和安慰的话。高考头一天，思贤在信息中讲了儿子高考的事。儿子还说请爸放心，他会努力考个好成绩。当时，成民还提醒自己晚上早一点给儿子打个电话，可工作干完之后，时间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

儿子，你能原谅父亲吗？我想你会说，难道就那么忙、那么累，连打个电话的时间，一分钟都不能给儿子吗？没有，真的没有。

儿子，你爸怎么解释你都不会信，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没有遇见过。爸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真还没饭吃。有时，爸连解小便的时间也没有，有时真还找不到地方小便，憋着，憋得慌呀。

有一次在一个农贸市场指挥抢救伤员，一个社区的女干部跟爸说：成主任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会儿吧，你看把你累得满身是汗，裤裆里都出汗了。那哪里是汗呢，那是爸累得失禁了。

还有，儿子啊，爸能今天回家看你，也是咱父子俩的福分呢！爸差一颗米的距离就把命丢在山川县的大山里了。这些，爸不能给你讲，更不能给你妈讲，因为，爸还要再去山川县参加三年援建呢。我要给你讲，山川县的老百姓真好，山川县的干部真好，纯朴、厚道，他们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还胜过我爱你，他们把最好吃的给我。有一次，我去茅山村查灾情，午后两点多了，我到了一户农家，住在临时过渡房里，不知你在电视里见过临时过渡房么？就是农民自己搭建的草棚子，他们又叫“号棚子”，怎么解释呢？我几十岁了，才第一次见过。要是你考上了大学，我一定带你去山川县。

就是这家号棚子里的大娘，见我是查灾情的，还是外地口音

人，就把刚放在石凳上的一碗土豆端给我，让我吃。我也不知老大娘啥意思，反正肚子饿得慌了，一声谢也未说，伸手抓起土豆就吃。吃得还剩下两个了，一个五六岁光着脚丫的小男孩跑来了，哭闹着：“我要吃，是我的。”那小家伙盯着我手上的土豆不停地哭闹着。大娘一把把小家伙拉过去说：不准胡闹，婆婆这里还有。大娘把手上一个墨绿墨绿圆乎乎的东西塞到小家伙手里。那小家伙把东西一下甩在地上：“我不要菜疙瘩，我要吃洋芋。”那场面太尴尬了，你爸羞愧得无地自容。

后来，我才知道，地震夺去了小家伙爸妈的生命，粮食也掩埋了，家里土豆也不多了。

成民在回家路上的车里，睡着了，做了长长的一个梦。驾驶员喊他：“成主任，到家了。”成主任没有回应，倒是鼾声更大了。

第三章

“上面又在催我们报重建方案了。”青朗对杜时健县长说，“我看不报不行了，让分管发改工作的副县长来做，找一下相关部门研究个方案，先报上去，然后再做正式方案。”

“现在哪有时间哪有人做重建方案，所有机关人员全到抗震救灾一线去了，一个部门包个乡，一把手都下去了，电话不通，连人都联系不上。再说现在正处在临时安置灾区群众、转移重灾区群众、搭建临时过渡房的关键时期，有的地方连转移群众思想工作都没做通，若把人抽回来了，余震中再死了人怎么办？谁负责？从现在起，不准再死一个人，也是上面指示。我看现在是转移安置群众最重要，保命最重要。专家们不是讲了吗？特大地震后的余震要延续一两年时间才会稍微平静，并且随时可能暴发相当于或仅次于‘五一二’震级的大地震，人心都不安啊。”杜县长如实说。

青朗想，事实也是这样，山川县现在每天余震少则几十次，多则上百次，人们能感受到的也有好几次，有时一天会感到几十次的余震。县指挥部在帐篷里开一个小会，都会被余震打断几次。有时